

第四章 表哥被她氣死了

白天看著天氣還很不錯，晚上卻突然開始下雨。姜撫枝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怎樣也睡不著。

她爬起來坐在床邊，聽著外面雨打芭蕉葉的滴答聲發呆，這直接導致她第二天起來時精神不好。

她在王氏那裏用早膳時止不住的打哈欠，王氏看著心疼，沒有多留她，把她趕回去補一個囫圇覺。

姜撫枝剛躺下去，還沒睡著呢，便接到傅嘉清帶著一車東西來找她的消息，她又連忙讓侍女替她洗漱，忍著睏意招待傅嘉清。

「阿枝，我帶了好多東西來找妳呢。」傅嘉清賴在姜撫枝身邊，「妳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看？」

姜撫枝窩在躺椅上不想動，「妳和我說說有什麼，我就不去看了。」

「東西可多了，有我二哥帶回來的布料、皮子，還有一些珠寶和藥材。」傅嘉清掰著指頭數著，「布料和皮子妳自己挑兩塊喜歡的，其他的給妳母親、祖母、伯母她們，千萬別都給妳那些姊姊妹妹了。我還帶了兩匣子的絹花，把這個給她們分了。」

「我哪有妳說的這麼蠢。」姜撫枝失笑，「我知道，好東西要自己留著。」

傅嘉清白了姜撫枝一眼，「前些年我二哥讓我給妳帶的稀罕物，哪一件最後不是進了姜撫梅和姜撫桃的口袋裏？前腳剛給妳送來，沒過幾日就在她們那裏看到了。」

「她們喜歡，跑來找我要，我總不能不給吧。」姜撫枝無奈道。

「她們喜歡，那妳就不喜歡了嗎？」傅嘉清提起這件事就生氣，「妳也喜歡的東西憑什麼要讓給她們！」

姜撫枝愣了一下，那些東西有哪個女孩子會不喜歡呢？只是她習慣退讓罷了。

「妳以往總說該是妳的就是妳的，旁人搶走的，那是本來就不屬於妳的。」傅嘉清聲音拔高，「我聽得都要氣瘋了，不管是不是妳的，妳總得守著吧，怎麼能別人一問妳討，妳就什麼都給別人了！」

姜撫枝笑著拍了拍傅嘉清的背，「好了，別氣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後會學著改的。」

「妳知道要改便好。」傅嘉清突然一拍手，「對了，這次我二哥特意讓我多裝了些藥材來給妳家多病的表哥，他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
姜撫枝搖頭，「應該沒事吧。」

他在馬車旁還有力氣和她吵，想來吐血也只是嚇唬人而已。

「他自己從京都帶了大夫，不用姜家操心。」

「那我再和妳說件事。」傅嘉清貼在姜撫枝的耳朵邊，猶豫了一下才道：「昨天在竹林裏，我二哥和妳說的怎麼樣了？」

「什麼怎麼樣？」

「妳可別和我裝傻。」傅嘉清看了看姜撫枝的屋子，眼神示意她讓屋裏的侍女出去，「我的意思就是，讓妳給我當二嫂，妳樂意嗎？」

傅嘉清說完，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，屋裏的氣氛一時間有些古怪，她便站起身，「這件事挺大的，阿枝妳先別回我，想清楚了再說。」

傅嘉清快步離開院子，姜撫枝只能看到一個橘黃色的背影，她歎了口氣，叫侍女們一起去庫房把分給各房的東西分好。

「傅小姐真是有心了。」珠環身體養好了些便繼續跟在姜撫枝身邊當差，「這些東西在揚州見都見不到，更別說送來給您了。」

姜撫枝輕輕嗯了一聲，含糊道：「他一直都很有心。」

看著各色花樣的布匹，她按照傅嘉清說的挑了喜歡的留下，把剩下的東西分到了別的院子裏。東西分好了，別的問題又出來了，她不知道該讓誰去把要給趙長生的藥材送過去。

「小姐，奴婢去送吧。」小草主動站出來，「奴婢來小姐院子前到處跑，路熟人也熟。」

「那妳快去快回吧。」姜撫枝把東西交給她，「不要和院子裏的人多說，只說是傅家送來給表公子的。」

小草的眼神閃了閃，接了東西出去了。

姜撫枝看著庫房裏剩下的東西出神，傅陽真的是一個很有心很好的人，嫁給他也許不是一件壞事。

可是想到嫁人這件事，她便覺得有些頭疼，深吸一口氣站起來，「算了，我才十四，這種事以後聽母親的便好。」

姜撫枝鎖了庫房的門，剛回到房裏便看到小草慌慌張張的跑進來。

「小姐，表公子可能不行了。」小草用力抓著姜撫枝的手，「剛才奴婢去表公子院裏，那裏的人都哭喪著臉，還有侍女在偷偷哭。小姐，您要去看看嗎？」

姜撫枝往後退了兩步，「我去看一看？這不太好吧。」

「這……」小草看上去有些猶豫，「一個叫阿僕的和奴婢說，表公子回府後就昏迷不醒，這可能是表公子的最後一面了，表公子應該是想見小姐的。」

「胡說！」姜撫枝漲紅了臉，「我和他沒有關係，他不可能想見我的！」

她跑進屋裏卸了釵環，側身躺著，可是一閉眼，想著的全都是趙長生捂著胸口在她面前吐血的場景，她又坐了起來，「真是欠了他的。」

姜撫枝帶著珠環又帶了一些藥材去了趙長生那裏。

院子裏的情況比小草說的還要嚴重，她看到一盆一盆的血水端出來，突然有些慌了。

「表小姐是來看公子的吧。」阿僕看到姜撫枝連忙迎上前，他眼下一片青黑，模樣也很疲憊，「公子就在屋裏躺著。」

「他這是怎麼了，昨天不是還好好的嗎？」

阿僕瞥了眼姜撫枝，垂著頭，「昨天是還好好的，可到了晚上突然開始咳血，今天就起不來了。」

姜撫枝點頭，推開門，濃重的藥味撲鼻而來，她稍稍湊前、再湊前一點，看到了躺在床上無血色的趙長生，閉上眼的他面容沒有那麼凌厲，稍稍溫和了些。

見他的胸膛沒有半點起伏，姜撫枝有些害怕，抖著胳膊把手指放在了他的鼻子下，想試一下他還有沒有呼吸。

一愣神間，她的腳下不知道被什麼絆住，整個人倒向趙長生的位置，就聽到他一直在念叨著「阿枝阿枝」。

姜撫枝一怔，沒有看到趙長生不經意間勾起的嘴角。

房間裏靜悄悄的，姜撫枝似乎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一聲比一聲快。

躺在床上的趙長生不再說話，就好像她剛才聽到的只是自己臆想出來的。

看樣子他真的要死了，他是被我氣死的嗎？

姜撫枝的腦海中突然冒出了這樣的想法，她站起來，連退好幾步，打開門就看到阿僕雙手背在身後，臉色有些古怪。

「表小姐好了嗎？」他說著還往屋裏探頭。

姜撫枝沒有細想阿僕的異樣，甚至忘了叫上自己的侍女一起走，慌慌張張的出了院子。

趙長生是京都貴人，他在姜家出了事，姜家難辭其咎，她得先告訴祖父這件事，讓祖父做好準備。

她想著想著手有些抖，昨天發生的事這麼多人都看見了，若是趙家一定要討個說法，肯定會查到她頭上。

「自家姊妹都忍了這麼多年，昨天和他計較什麼。」姜撫枝有些焦躁，「若是趙家人同意，我最好的下場便綾了頭髮做姑子，一輩子青燈古佛，為姜家和趙長生祈福；若是不同意，一定要讓我償命，我也只能認了。」

她在路上把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捋了一遍，一進院子便朝姜老太爺跪了下來。

「阿枝這是怎麼了？」姜老太爺本在逗鸚鵡說話，看到姜撫枝的模樣，連忙把她扶起來，「有話起來好好說。」

姜撫枝搖頭，朝著姜老太爺磕了三個頭，「孫女阿枝不孝，氣死了表哥趙長生，恐會連累姜家，特來向祖父請罪。」

姜老太爺原本笑著的臉迅速變了，「阿枝，妳說長生死了？進書房來說。」

他坐在書房上首，姜撫枝跪在下面，聲音有些哽咽，「趙家表哥還沒嚥氣，但是也怕沒多少時日了。」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妳慢些說給我聽。」

「趙家表哥自來姜家，總是言語汙穢，舉止輕浮，昨日宴上阿枝氣不過，略略報復了一下，他便氣得吐了血。」姜撫枝眼裏的淚珠打著轉，還是落在了地上，「他的小廝說，他昨晚開始咳血，今天怕是要不行了。」

姜老太爺聽著聽著，從正襟危坐變成了斜靠在榻上，眉頭舒展，手指撥弄著自己的鬍鬚，「那阿枝想怎麼辦？」

「母親說表哥是京中貴人，我們家定是惹不起，若是趙家來索命，祖父只管把我交出去。」姜撫枝吸了吸鼻子，「阿枝一人做事一人擔。」

姜老太爺下了榻，把姜撫枝扶起來，「很好很好，阿枝遇事了還知道來找祖父，我可真怕妳回去給自己灌一包毒藥好以死謝罪。」

姜撫枝抬起臉看著祖父，眼淚滴答滴答的掉下來，「我、我還沒和父母告別，能晚點再死嗎？」

姜老太爺哈哈笑了起來，「祖父向阿枝保證，阿枝死不了的，別怕。」

「可是趙表哥那怎麼辦？」

姜老太爺冷哼一聲，「這個臭小子命大得很，死不掉的。」他接著翻找了一冊書放在姜撫枝的手裏，「多年沒教書了，最近想念得很，阿枝回去好好看看書，祖父過幾日準備在家裏開個學堂，你們兄弟姊妹都來聽聽。」

姜撫枝看了看手裏的書冊——《姜子兵法》，她提著一顆心拖著步子回了自己的院子。

自姜撫枝離開後，原本躺在床上裝虛弱的趙長生立刻坐了起來，他看著虛無處靜靜發著呆，回神後低低咳了兩聲。

門外守著的阿僕進了房間。

「她出去後和你說了什麼？」

「表小姐什麼也沒說，慌慌張張的朝姜老太爺的院子去了。」阿僕詫異的打量著趙長生，「公子得手了？」

趙長生的眉眼耷拉下來，「我還沒醒呢，她便走了，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發現了什麼。」

「公子何必這麼著急。」阿僕伺候趙長生坐起來，「表小姐是個性子剛烈的，您今日若是真的得手了，她怕是回去便要尋死。」

「昨日誤打誤撞把毒血吐了出來，毒已經解了，魏祁想必很快就知道了。」趙長生挑眉，「他本就無意帝師回朝，過不了多久就得催我們回去了。若這次得手了，我便能帶著阿枝回去；哪怕這次沒得手，我這一齣苦肉計也夠阿枝念上我一段時間了。」

趙長生說完，院子外突然響起掌聲，他們朝著門外看去，只見姜老太爺站在門口，板著一張臉，雙手負在背後。

「你費勁心思來揚州明著說要把我請回朝，背地裏便是這麼算計我孫女的嗎？當年我離開京都便發誓不會再回去了，你如今毒也解了，便速速離開我家吧。」

「帝師見諒。」趙長生朝著姜老太爺行禮，「長生願以皇后之位求娶阿枝。」

姜老太爺看著他冷笑，「我家阿枝是你想娶便能娶的嗎？你們家這種小人，合該孤獨終老。」

「帝師何必把帳全算在我頭上。」趙長生盯著姜老太爺的眼睛，「十餘年前，我也不過才出生數月，您何苦對我存了如此多的偏見？」

「你捫心自問，來揚州到底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自是為了請帝師回朝授課。」

「你為何拜我為師？」

趙長生歎了口氣，放軟語氣帶著絲妥協，「您是父親留給我的帝師，才學過人，

他讓我跟著您學著如何成為一代帝王。」

「哦？」姜老太爺轉身打量著他，「既然如此，你也不用請我去京都了。過幾日我會在姜家辦個學堂，你若是想學，正好來聽聽。」

趙長生尚未理解姜老太爺這番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姜老太爺就等不及說道：「你若是不想聽，便趁早回你的京都。」

「長生自然願意。」趙長生連忙應道，「阿枝可有對您說些什麼？」

「她說你快死了，讓我把快些攆走。」姜老太爺打量著趙長生，大概是解了毒的緣故，他的臉色紅潤，雙眼有神，康健得很，「我看你現在倒是好好的啊。」

趙長生一下子慌了神，「帝師請別告訴阿枝，這都是我的錯，是我自作聰明。」

「還有呢？」姜老太爺對他的說辭不滿意，「你以後不准再纏著阿枝了，若讓我發現，便將你打出姜家。」

趙長生愣了一下，而後低頭，「是，長生以後不再纏著阿枝了。」

姜老太爺點頭出了院子，交代侍從給姜撫枝帶話，「趙長生命大，已經緩過來了，讓她別擔心。」

侍從來傳信的時候，姜撫枝正在清點自己的小金庫，看看有什麼能給母親、嫂嫂她們留著做念想的，一聽到來人傳話說趙長生好了，提著裙子便跑了出去。

「你可知表哥是怎麼醒的？」

那侍從朝著姜撫枝意味不明的笑了笑，「三小姐放心，老太爺把留給自己的保命仙丹餵給了表公子，見人醒了，讓奴才立刻來報呢。」

姜撫枝的臉又拉了下來，「那……祖父可說了仙丹有幾顆？」

「奴才不知。」侍從斂了神色，「只是老太爺從表公子院子裏出來的時候接連歟氣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多謝你來報信。」姜撫枝示意珠翠給了賞錢，自己帶著珠環去開了小庫房挑料子。

「祖父喜歡上山，他鞋子磨得厲害，今年要多給祖父做兩雙鞋。」姜撫枝把挑好的料子放在珠翠手上，「祖母過了八月吹風就會頭痛，再給她做一條抹額。還有母親……」

她似乎興致來了，一邊挑著料子，一邊和珠環說要給誰做些什麼。

「小姐念叨了這麼久，怎麼奴婢都沒聽到傅小姐？」珠環打趣道：「可多虧她送了這麼多好料子來，往年她可是最眼熱小姐的帕子的。」

「是了，還有他們。」姜撫枝抿著唇笑了笑，「珠環妳說得對，他送了這麼多東西，我總該有點表示。」

她帶著珠環回房開始做鞋子，偶爾停下來便繡花。

小草趁著姜撫枝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瞄了一眼，她繡著的東西像是一叢青竹，時日多了便能看出來她在繡香囊。

做繡活實在費神，姜撫枝又想著快些做出來，連著幾日除了請安便是悶在自己房裏，直到傅嘉清又上門時，她才知道姜老太爺要開學堂的消息早就在揚州傳遍了。

「我聽說好多人想來，都被姜老太爺給拒了，說是只教自家子侄，現在揚州又多了不少和你們家攀親戚的。」傅嘉清挽著姜撫枝的手，「阿枝可知道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也不清楚呢。」姜撫枝捏了捏傅嘉清近來又圓了一些的臉，「祖父前些日子和我說想教書了，要在家裏開個學堂，讓我們都去聽聽。」

傅嘉清拿下了姜撫枝的手，握在自己手裏。不知道是因為天熱還是心裏有事，姜撫枝察覺她的手心有些濕。

傅嘉清看著姜撫枝，有些不好意思道：「那阿枝能不能問問姜老太爺，我能一起來聽聽嗎？」

「哦？妳平日裏不是最討厭讀書嗎，怎麼現在突然想來我家學堂了？」

傅嘉清被她問得更不好意思了，鬆開手把頭埋在姜撫枝的頸窩裏，「妳別問了呀，到時候我和妳待在一起，肯定不在學堂上鬧事。」

「妳上一次這麼害羞是兩年前吧。」姜撫枝忍下笑意，「妳拉著我讓我教妳寫情詩，又不肯告訴我寫給誰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。」

被直接點出來，讓傅嘉清更不好意思了，抬起頭眼睛亂瞟，剛好看到了姜撫枝藏在枕頭下沒有放好的香囊。

「快讓我看看阿枝繡了什麼。」傅嘉清把東西拿出來，香囊的正面繡著青竹，從針腳和花樣上看得出下了番功夫。

「這該是給我二哥做的吧。」傅嘉清左右翻著，心裏很是寬慰，「阿枝記得幫我問問學堂的事，我幫妳把東西帶給我二哥。」她說完便把香囊揣進懷裏，大笑著跑出了院子。

姜撫枝眼睜睜看著她跑遠，叫都叫不回來，羞得把頭埋進了枕頭裏，「算了，本就是給他的，拿走就拿走吧。」

在姜老太爺要開課的兩天前，姜撫枝才把兩雙鞋做了出來，她把東西包好親自送了過去。

「阿枝怎麼來了？」姜老太爺像往常一樣在給花澆水，看到姜撫枝，笑得眼睛都瞇了起來。

「趙表哥的事多虧了祖父的仙丹。」姜撫枝把兩雙鞋呈了上去，「祖父夏天喜歡爬山，阿枝這次做的鞋底子厚，穿著舒服些。」

姜老太爺拿到鞋子，上腳試了試，走了兩步覺得很滿意，「阿枝有心了。」

姜撫枝想著傅嘉清交代的事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問出口，帕子被她捏成了一長條，她也沒想好怎麼開口。

「阿枝還有什麼事嗎？」姜老太爺放下了水壺，見姜撫枝一副有話要說不知怎麼說的樣子，便主動問起。

「傅家的嘉清想和我一起來聽祖父授課，但是她聽說祖父不收外人，想讓我來問問祖父她能來嗎？」

姜老太爺拍著手笑起來，「沒想到那個老傅家還有個願意讀書的後輩，他們家也

不算是外人，我會親自和老傅說的。」

見姜老太爺爽快同意，姜撫枝也高興起來，她謝過祖父後回了自己院子，連腳步都輕快了許多。

第五章 阻止出門的小伎倆

到了姜老太爺開課的日子，姜撫枝一大早就起來了，把自己的描紅本、原先先生佈置的大字，還有姜老太爺前些天給她的書都帶上，早早地去了家裏新辟出來的書院。

說是書院，一共就收拾出兩間屋子，屋子間隔了一堵牆，男女各占一間。

姜撫枝來的時候剛好和趙長生迎面對上，他的臉色依舊慘白，腳步比之前更加虛浮，她見了略微有些心虛，本想快些進了屋子免去見面的尷尬，趙長生卻隔著老遠便朝她打招呼。

「小姐，那是表公子呢。」珠環在她身後提醒。

「我知道。」姜撫枝硬著頭皮停了下來。

「阿枝妹妹今天來得可真早，用了早膳嗎？我這有廚子剛做好的糕點，妳要不要嘗嘗？」

「多謝趙表哥好意，我用過了。」姜撫枝不敢看他的眼睛，「表哥若是沒事，我先進去了。」

「等等。」趙長生攔住了她，「阿枝妹妹可有什麼東西要給我？妳親手繡的那種。」姜撫枝愣了一下，「表哥開什麼玩笑。」

「阿枝妹妹再好好想想。」趙長生盯著姜撫枝的眼睛，「可千萬別記錯了。」

「這怎麼可能記錯，表哥以後可千萬別說這種話。」姜撫枝說完後轉身進了屋。趙長生看著她的背影皺眉，他昨天收到的消息說她已經繡好了青竹香囊，可是為什麼她沒拿給他呢？

這件事直到傅陽進來，趙長生才想明白。

傅陽一路過來，臉上帶著笑，可以看得出他很克制，只是他的手還是不由自主地擺弄著佩在腰間的香囊，那副討打的模樣讓人想不注意都難。

「喲，阿陽今日怎麼這麼高興，這是收了哪個姑娘的香囊？」除了趙長生，姜撫枝的哥哥姜之瑜也注意到了，他把傅陽拉到自己身邊，一定要看看那是什麼模樣的。

「阿瑜別亂說。」傅陽的聲音依舊溫和，卻帶著絲羞澀。

「哈哈哈，阿陽害羞了，真是難得。」

他們說的話一句一句傳到了趙長生的耳朵裏，他的臉色越來越差，煩心得很，眼睛不時在傅陽身上打轉，不知在打些什麼主意。

他實在是看不出這個傅陽有哪裏好，哪裏值得姜撫枝另眼相待。

隔了一堵牆的另一頭，傅嘉清坐在姜撫枝的前桌，湊到她的耳邊小聲說：「阿枝，我把東西拿給我二哥了。他現在尾巴都要翹上天了，一路上都捨不得讓我碰一下。」

姜撫枝聽到這個，臉倏的紅了，微微縮回了身子，「妳不要說了。」

「妳們在說什麼？」姜撫桃聽到動靜連忙湊過來，「我也要聽。」

姜撫枝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

傅嘉清翻了個白眼，極大聲喊道：「阿枝，過幾天我舅舅的馬場要開了，我們一起去看打馬球吧。」

「行啊，只是我不太會也看不懂。」姜撫枝明白過來，順著傅嘉清的話說下去，「四妹妹要和我們一起去嗎？」

「妳不會不要緊，咱們可以看別人打啊！」

傅嘉清的嗓門實在是大，從談起馬球開始，她說的話全被另一間屋子的人聽到了。他們停下了手上的動作，看向傅陽，「阿陽，這是真的嗎？」

「是啊。」傅陽環視左右，笑道：「若是你們想去，過幾日我們便一起去吧。」「這自然要去！」

「是啊，聽說京都人人都會打馬球，偏偏揚州不興這些東西。」

「咱們也不會，總不能像個大家閨秀一樣坐在那看吧。」

「對了，趙表哥是京都來的，你可會打？」

「自然是會的。」趙長生咳了兩聲，聲音裏透著竊喜，「若是各位想學，長生願意教你們。」

「你身體不好，就不要去了。」姜老太爺不知什麼時候進來了，又聽到了多少，他看著趙長生笑了笑，「長生前幾天答應我會好好在家裏休養的，可沒忘吧？」

「沒忘。」趙長生的臉色一變，又恢復了正常。

「我會多給你找幾本書的。」姜老太爺點點頭，開始授課。

姜老太爺講的東西從趙長生的左耳朵進右耳朵出，一點印象都沒留下來。他盯著傅陽的背影，滿腦子都想著如何從傅陽那搶回那只香囊，又要怎樣阻止姜撫枝去馬場。

姜撫枝她們在屋裏等著，聽到了姜老太爺說話的聲音，卻沒見他人進來，一想便知他是先去給隔壁的兄長們授課了。

姜撫枝拿出自己的描紅本認認真的寫著，冷不丁右胳膊被捅了一下，手一歪，在紙上留下了一道長長的劃痕，她一偏頭便看到傅嘉清那張湊過來的圓臉。

「阿枝，妳和我說說話吧。」

「噓。」姜撫枝做了一個噤聲的動作，「祖父在隔壁講課呢，小聲點。」

傅嘉清點頭，往姜撫枝身邊慢慢移，直到頭能靠在她的肩上，「阿枝，我舅舅的馬場後日開，妳要提前準備一身胡服。」

「我又不會打，準備這個做什麼？」姜撫枝聞言失笑。

「穿著好看啊。」傅嘉清有些恨鐵不成鋼，用手在姜撫枝面前比劃，「我見人穿過，那袖子可窄了，穿起來不知道多美。要是阿枝穿上了，整個馬場的兒郎們怕是都移不開眼呢。」

「別說了。」姜撫枝見她的手在空氣中描繪出女子的身形，有些臉紅，把耳朵堵上，「我要練字了。」

「再說最後一句。」傅嘉清扒下姜撫枝的手，「我二哥最喜歡藍色了。」說完又

移回了自己的位置。

姜撫枝揉了揉臉，低頭看著被塗得亂糟糟的描紅本，無心再練字，只好趴在桌子上，想像自己穿著胡服會是什麼樣子，連耳朵都紅了。

姜老太爺過了晌午才來，見她們乖乖的做自己的事，滿意的點頭。

「妳們是女兒家，不用學四書五經考科舉，所以也不用天天來我這聽課。我今日講完課會給妳們一道題，妳們後日交給我，便和那幾個哥哥一起去打馬球。」姜老太爺說完便拿出一冊《姜子兵法》。

「妳們不要以為這是兵法，自己又不想當大將軍，便糊弄過去。」姜老太爺隨意翻了翻書，「以後妳們碰到棘手的事，能用兵法解決的便不要硬碰。」

他坐在上首，先把原文念了一遍，又解釋了那句話的通俗意思，開始用自己的人生經歷來闡述這句話。

他講得認真，姜撫枝也聽得認真，不時做一些筆記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姜老太爺停下來的時候，姜撫枝發現已經黃昏了。

「今日妳們回去便先寫五個大字吧。」姜老太爺看著到了時間，並沒有為難她們，「等下次把這一篇講完了，妳們再寫別的。」

他說完就離開了，姜撫枝她們招呼各自的侍女來收拾東西。

「珠翠去哪了？」姜撫枝看著眼前的小草，有些恍神。

「珠翠姊姊臨時有些事，便讓奴婢來守著小姐，奴婢已經把東西收拾好了。」小草動作麻利得很，幾個侍女裏她是最先收拾好的，姜撫枝甚至沒有看清她把東西歸置在了哪裏。

姜撫枝點頭，和姊妹們告別，帶著小草離開了。

傅陽從後面趕來，姜撫枝一眼就看到那只她繡的香囊，莫名有些害羞。

「三妹妹的手真巧，東西我很喜歡。」傅陽撓了撓頭，「後日妳會一起來嗎？」其實他有聽到她和傅嘉清說會去，可是就是想再問問她，親耳聽她說。

「會去的。」姜撫枝低下頭

「嗯，好，好。」傅陽似乎有些詞窮，「到時候我來姜家接妳們。」

姜撫枝聽他說完，轉身出了院子。

傅陽低頭傻笑了片刻，和傅嘉清一起走了。

他們走了以後，趙長生不知從哪裏冒出來，衣服上有些髒，眼裏俱是陰霾。

藍色胡服趕製出來的當天，姜撫枝的五個大字已寫完了，她穿上試了一下，翠環、翠珠眼中都閃過驚豔。

「這……是不是不太好啊？」姜撫枝低頭看著，總覺得彆扭，「太緊了一點，不合規制。」

「小姐，胡服都是這樣的。」珠環怕她不願穿，連忙哄她，「小姐穿上真是太美了。」

「就妳嘴甜。」姜撫枝換下衣服，突然想到她很久沒看到自己的描紅本了，「我的描紅本去哪了？這幾天我都沒看到呢。」

「奴婢也不知。」珠環想了想，「可能收拾東西的時候忘記放哪了，奴婢現在去找找。」

「算了，反正也髒了，就當扔了吧。」姜撫枝攔住她，「妳把我寫的大字放好，明天要交給祖父呢。」

「是。」

姜撫枝安心的靠在榻上琢磨話本，把事交給了珠環。

她並不知道，到了深夜，院子裏的人都歇下時，有一個嬌小的身影悄悄從院中的狗洞鑽了出去。

那人弓著身子，懷裏抱著東西，急匆匆的朝著外院跑去，最後進了趙長生的院子。

「公子，奴婢只拿到了表小姐的描紅本，並沒有看到她的香囊放在了哪。」

趙長生接過描紅本翻了翻，很滿意的把它放在自己的書旁，「香囊就不用妳管了，妳回去往她的大字上潑上墨汁，不要讓人發現就好。」

「這……」用這種方式阻止，表小姐怕是會生氣吧。

趙長生朝她揮手，「讓妳去妳就去。」

「是。」

見她走了，他翻開描紅本，低頭深吸一口氣。明明撲鼻而來的全是墨香，他卻好像在其中聞到了姜撫枝身上的味道。

幾天沒見，他有些想她了。

因為要穿胡服去馬場，姜撫枝不敢多吃早飯，隨意用了一點東西就讓珠環收拾東西去了書院。

一路上總有侍女多看她兩眼，讓她覺得有些尷扭。

書院裏，想去馬場的人都早就到了，生怕自己來得晚被落下。

傅嘉清看到姜撫枝，連忙撲過去，「阿枝阿枝，我果然沒看錯，妳穿著真好看！」

姜撫枝躲開她，「妳聲音小點。」

傅嘉清不說話，圍著姜撫枝轉，「阿枝穿的是藍色，好看。」

姜老太爺過了好一會才來，他來了以後，院子裏頓時靜了下來。

他笑道：「看看，都等不及了，你們把紙交上來就走吧。」

他讓身邊的侍從去收，似乎沒有當場察看的意思。

「外祖父怎麼不查一下，萬一有人渾水摸魚呢？」趙長生站在一邊提醒，臉上帶笑。

「也好，我便看看你們答得怎麼樣。」姜老太爺把收上來的紙展開，看到上面寫了東西便放在一邊。

直到他翻到了姜撫枝交上來的作業，只見紙上全是一團一團的墨蹟，根本看不出寫了什麼。

姜老太爺擰著眉，「阿枝是個好孩子，這估計是意外，今日便算了，下次要長記性。」

「外祖父這般處理，怕是不能服眾吧。」趙長生涼涼開口，「昔日外祖父任帝師，先帝貪玩以墨蹟糊弄，外祖父可是打了板子勒令他重寫的。」

姜老太爺拍了一下桌子，瞪著趙長生，「你說要怎麼辦？」

「自然是要罰。」趙長生板著臉，「阿枝妹妹是女孩，便不打板子了，罰她重寫五遍吧。」

他說完，院子裏靜了下來。

「不如三妹妹先和我們去馬場，回來再補上也一樣。」傅陽朝著趙長生笑了笑，「這樣也算罰了。」

趙長生瞥了他一眼，「先帝可是被外祖父關在書房裏重寫的。」

姜撫枝被逼得眼圈都紅了，趙長生一口一個先帝，若是罰她罰得輕，便是讓祖父為難。

她揪著衣襯朝姜老太爺跪了下來，「是阿枝偷懶，祖父便罰阿枝在屋裏重寫五遍吧。」

「妳若甘願受罰就去吧。」姜老太爺看著趙長生冷笑，「你們都走吧，晚上若是玩得太晚，明天回來也行。」

他說完就走了，院子裏的人也逐漸散去。

姜撫枝拿著東西到自己的位置上邊哭邊寫大字，這一寫便是從天亮寫到天黑，她覺得有些乏了，便偏著頭小憩了會。

月光照進屋裏，門被輕輕打開了，趙長生走到姜撫枝的身邊蹲下。

「阿枝今天很漂亮，所以更不能和他們一起出去了。」他用手輕輕擦掉了姜撫枝腮邊的淚水，「阿枝哭什麼呢？因為不能去馬場嗎？等妳和我回京都了，便是住在馬場也行的。」

他的手順著姜撫枝的臉滑下來，沿著唇線描摹著她嘴唇的形狀。

少女的嘴唇紅潤極了，微微翹起，他的心猛地動了一下，真想偷偷親一口。

揚州的月色向來很美，只是今晚的趙長生無心賞月。月色透進屋裏，灑在姜撫枝的身上，像是給她披了一層薄薄的紗，讓他看得有些愣。

屋裏只有他們兩個人，趙長生讓自己派來的眼線出去，心裏想要親親姜撫枝的想法揮之不去，實在沒忍住，向前傾身。

他把手放在姜撫枝的眼睛上方，啄了一下她的嘴角，重新蹲了下去，覺得有些不夠，又蹭了蹭她的唇，輕輕咬了一口，很軟很甜。

趙長生的動作很快，他害怕姜撫枝被他吵醒，對他露出厭惡和躲避的眼神，還好她依舊睡著。

他用手輕撫著姜撫枝的頭髮，一顰頭就看到她的手腕有些腫。

「手腕怎麼腫了？」趙長生有些心疼的湊過去看，發現除了手腕，她的手指上還留著針眼，他細想一下便明白了，姜撫枝這段時間一直在趕繡活，手腕怕是本就不舒服，今天又被罰抄，可能把手給扭了。

他拿出兩個罐子，一個放在了姜撫枝的鼻子下晃了晃便收了起來，另一個倒了一點在手心上。

「姜家這麼多人，哪裏用得著妳做這些。」趙長生把藥膏在手心揉開，想到了傅陽的那個香囊，恨恨道：「妳以後只能給我做香囊。」

藥揉開了，趙長生一點點的塗在姜撫枝的手腕上，等手心的藥膏塗完，他有些留戀的收回手，翻了翻姜撫枝放在一邊的大字，她還差兩遍沒寫完。

「早知道就不罰妳了。」趙長生歎了口氣，脫了自己的外衣披在姜撫枝身上，拿過一旁的紙筆還有已抄好的大字，學著她的筆跡把剩下的給抄完了。

屋裏一片靜謐，趙長生能聽到姜撫枝的呼吸聲，他已經很久沒有做過寫大字這種事了，他以前最煩這個，現在卻不覺得討厭，好像只要姜撫枝能陪在他身邊，他做什麼都可以。

直到丑時趙長生才把剩下的兩遍補齊，他把自己抄的和姜撫枝抄的打亂混在一起，讓守在門口的小草進來。

「她的手腕受傷了，妳記得每天給她上藥。」趙長生把那一罐藥給小草，「妳便說是從江湖郎中手上換的，不要讓她懷疑妳。」

「是。」

趙長生點頭，穿上衣服，拿了一個小罐子往姜撫枝鼻子下晃了一下，很快離開了。他走了沒多久，姜撫枝就醒了，她揉了揉眼睛，覺得瞇了一會，手腕沒有那麼疼了。

「小姐醒了？我們回去吧。」小草見她醒了，便準備裝東西。

「什麼時辰了？」

「丑時一刻了。」

「可是我的大字還沒抄完呢。」姜撫枝苦著臉，「都怪那個趙長生，若是讓我逮著他的把柄，我肯定不會放過他的。」

她拿過抄好的字，數一數，發現居然已經抄夠了，「這是怎麼回事，我在夢裏抄的嗎？」她驚訝的讓小草又幫她數了一遍，「我明明記得還差兩遍啊。」

「小姐可能抄得太多，記岔了。」小草捂著嘴笑，「既然抄完了，我們便回院子吧。」

姜撫枝揉了揉眉心，「那可能真是我記糊塗了。」

她看著小草收拾東西，不由自主的摸了一下嘴角，不過小憩的功夫，她居然又夢到了趙長生，還夢見自己被他親了一口，明明她最近沒有看話本，怎麼會作這樣的夢？

姜撫枝回到院子裏狠狠補了一覺，直到隔天下午才醒。她醒來後，珠環和她說，傅小姐已經等了她半個多時辰了。

「妳怎麼不早點叫我。」姜撫枝急匆匆地梳洗後，簡單吃了點東西就去見了傅嘉清。

傅嘉清的臉色不太好，板著臉，一看就是生了氣。

「嘉清，這是怎麼了？」姜撫枝摸了摸她的頭，「怎麼這麼生氣啊？」

傅嘉清看到她就把頭埋在她懷裏，眼淚唰唰地下來了，「我二哥太讓人生氣了，妳要是昨天去馬場就好了。」

聽到傅陽，姜撫枝拍著傅嘉清後背的手頓了一下，「他出什麼事了？」

「昨天我們去馬場，路上有一個姑娘跪在我們的馬車前讓我們收留，我一看就覺得不對，讓我二哥給點銀子便算了，可那姑娘不願意，一定要跟著我們，我二哥就把她帶在身邊了，妳說氣不氣人！」

姜撫枝失笑，「那是他心好，有什麼可氣的？」

「那姑娘長得可好看了，一雙眼睛勾人得緊。」傅嘉清跺了跺腳，「還有妳五哥，看她都看愣了！」

姜撫枝的五哥姜之沐是她一母同胞的親哥哥，她也不好說什麼，只好附和傅嘉清。

「昨日我和妳五哥說我心悅他，他還跑得遠遠的不理我，結果轉眼就盯著別的姑娘看。」傅嘉清一說到這，哭得可大聲了，「他怎麼這樣啊，我娘說得對，男人沒一個好東西。」

「是是是，我們嘉清最好了，其他人都壞。」姜撫枝安慰著傅嘉清，腦海裏突然蹦出了揣著手讓祖父罰她的趙長生的身影，心知昨天的事他肯定動了手腳，「尤其是我那個表哥。」

「阿枝說得對。」傅嘉清把頭抬起來，抓著姜撫枝的手，「要是阿枝想報仇的話，我一定幫妳！」

「好。」姜撫枝握緊她的手，「我們總不能一直被人欺負去。」

趙長生的身影在她的腦中揮之不去，姜撫枝想她怎麼也得讓趙長生吃點苦頭。

「阿枝想怎麼報仇？要不然我讓我二哥拿麻袋套著人，把他揍一頓？」傅嘉清揮了兩下拳頭，嘍嗤笑出了鼻涕泡，「到時候妳在旁邊看著，讓他大喊三聲女俠饒命，我們再放了他。」她說完見姜撫枝不說話，搖了搖她的胳膊，「怎麼樣，阿枝，這法子妙不妙？」

姜撫枝搖頭，「這可使不得，他身體不好，萬一被打死了怎麼辦？」

「那阿枝有什麼主意？」

姜撫枝低頭，「我也不知道呢。」

「那報仇的事等阿枝想好了再說。」傅嘉清拍了拍姜撫枝的肩，「若是有我能幫得上忙的地方，阿枝要記得告訴我。」

「我會的。」

姜撫枝又與傅嘉清說了會話，便將她送了出去，接著讓珠環和珠翠把院子裏的侍女們一個一個叫進了自己的房間。

她的大字放得好好的，怎麼可能突然被潑上墨，這八成是自己院子裏的人做的。

「珠環負責詢問她們前天晚上去了哪裏，在做什麼，和誰在一起，珠翠拿紙筆記下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姜撫枝坐在一旁，看著侍女一個一個進來，再一個一個出去，到最後所有人都問完了，卻沒有一個人承認進了她的書房。

「小姐。」珠環抿著唇，大著膽子問她，「也許不是我們院子裏的人做的呢？」
姜撫枝搖頭，院裏能進她書房伺候的侍女向來只有珠環和珠翠，後來母親為她換了一批院子裏的人，如今小草也是能進她書房的。

「妳讓小草再來一趟，這次我來問。」

小草一進來，姜撫枝便讓她跪在地上，也不說話，就定定的看著她。

小草做事麻利，與人為善，是院子裏人緣最好的侍女，姜撫枝看著她總覺得有些奇怪，一直不願給她改名，也不想信任她。

「有灑掃的侍女說看到妳前天夜裏偷偷摸摸去了我的書房，妳怎麼說？」

姜撫枝的話一說完，小草抬起頭，有些驚異的看著她，「奴婢夜裏確實在睡覺，也許那個侍女看錯了。」她的聲音依舊很穩，表情也看不出異樣，就好像事情真的如她說的一樣，「若是小姐不信，可以讓她來和奴婢對質，奴婢沒有做過的事是不會認的。」

姜撫枝點頭，手卻握成了拳，她看著跪著的小草，突然笑了一下，「小草來了這麼久，我好像都忘了要給妳改名字，我已經有了珠環珠翠，妳便叫珠玳吧。」

「珠玳多謝小姐賜名。」她朝著姜撫枝磕了三個頭，一點也看不出驚喜。

姜撫枝突然覺得有些累，她暗自歎了口氣，讓她們都出去了。現在要怎麼辦呢？即使她覺得珠玳有問題，自己也拿她沒辦法，只能先改個名字穩住她。

第二日，又到了姜老太爺授課的日子，姜撫枝帶上珠玳前往，在書院門口看到了趙長生。

他看上去氣色比之前好很多，懷裏塞得鼓鼓囊囊的，不知道有什麼。

他來得很早，卻站在門口不進去。

「這麼巧，又碰見表哥了。」

「哪裏巧了，我在這等了阿枝妹妹半個時辰了。」趙長生看到姜撫枝便笑了起來，在姜撫枝眼裏，那笑意盈滿了得意，「阿枝妹妹近來可好？」

「好得很。」姜撫枝瞪了他一眼，沒與他多說，轉身便要進屋。

「三妹妹。」傅陽從遠處跑來，喘著粗氣站在趙長生的身邊，和姜撫枝打招呼。姜撫枝的眼睛放在了傅陽腰間的香囊上，不過幾天，她的那只青竹香囊就不知去了哪裏，現在換上的是一個紅色繡著鴛鴦戲水的香囊，看繡工，似乎很笨拙。

「傅兄的香囊倒是別緻得很啊。」關注到香囊的不止姜撫枝一個，趙長生今日似乎心情好極了，對著傅陽笑了起來，「這繡的是鴨子嗎？」

傅陽愣愣的低頭，這才把香囊扯了下來，「這個、這個是家裏侍女新做的，硬是讓我配上，我、我沒推掉。」

他一番話說得結結巴巴的，姜撫枝沒有一點心力去猜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她對眼前的兩個少年說了聲告退便進了屋，趴在位置上等著姜老太爺來授課。

傅嘉清的娘說得對，男人沒一個好東西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姜老太爺到來，進來的第一句話便是，「後日我要去上山一趟，妳們有人要和我一起去嗎？」

上山？姜撫枝突然想到了要如何替自己報仇，她站起來，「祖父，阿枝願意陪您一起去！」

「好好好。」姜老太爺摸了把鬍鬚，「還有誰要一起嗎？」

姜撫枝悄悄捅了一下傅嘉清，傅嘉清硬著頭皮道：「我能一起去嗎？聽我哥哥說他也想去呢。」

她說完，姜撫荷和姜撫蘿也說要一起，姜撫梅左右看了一下，表示她和妹妹也會一起跟著。

「這樣也好，妳們成日悶在家裏也不是回事，後日妳們便跟著我一起去吧。」

姜老太爺說完這件事後，便接著上次教的內容繼續講。

得了個這麼好的機會，姜撫枝的心裏平靜不下來。聽說山上晚上多猛獸，像趙長生這樣從小養在京都的人定是什麼都不知道，若是她把他誑進山裏，讓他獨自待幾個時辰，嚇一嚇他，便也算給自己報仇了。

姜撫枝想到趙長生聽到猛獸吼叫嚇得發抖縮成一團的樣子，抿著唇笑了起來，現在最後一件事便是哄著趙長生也一起上山了。

心裏有了期待和想做的事就會覺得時間特別難熬，姜撫枝好不容易等到姜老太爺講完，留著珠玳收拾東西。

「珠玳，後日我要和祖父上山，妳說我要備些什麼？」

「小姐備一雙厚點的鞋？」

「嗯。」姜撫枝低頭輕聲嘀咕，「聽說傳陽哥哥也會一起去呢，妳說我要穿些什麼？」

珠玳的手頓了一下，很快又恢復正常，「小姐穿什麼都好。」

姜撫枝看到她的反應便知道自己的目的達到了，若珠玳真是趙長生的人，以趙長生的性子一定會追到山上去。

她偷笑了一下，「珠玳妳說得對，可都靠妳了。」